

## 背后的故事

## 新闻



《江海晚报》体育版面

## 一位做足体育报道的体育“门外汉”总编

■ 杨啸洲



晚报历来重视人才培养,这是2010年时任总编辑范计春(中)带领年轻记者赴如东洋口港采访。  
徐培钦

又到奥运季,体育记者们摩拳擦掌准备发力。

南通体育的辉煌在本地家喻户晓,其中离不开《江海晚报》辉煌的体育报道。而创下晚报体育报道的辉煌,原总编辑范计春当计头功。

他不懂体育,不看体育报道、不看比赛直播,对体育根本不感兴趣。他唯一喜欢的跟体育搭点边的项目是下土匪棋(军旗的一种翻翻棋下法);唯一坚持着的跟体育无关的运动是遛狗。

一次,我和他出去参加全国晚报体育会议。席间,他主动跟邻座炫耀南通的世界冠军。人家问南通有什么运动员。我心想,坏了,他可能说不上来。“王励勤。”他竟然脱口而出说了一个运动员名字,也许其他的他也报不出来。

这可不妙,满座都是国内体育名记、名编辑,而王励勤又是国际乒坛大名鼎鼎的上海籍大明星。接下来当然少不了我的一番救场。

2008年8月12日晚上,北京奥运会男子佩剑个人决赛正在进行,夜班编辑们紧张地盯着电视屏幕。老范没兴趣看电视一眼,还时不时地走动挡一下大家的视线。当南通仲满拿下最后一剑、在场上欢呼时,全国观众在欢呼、全编辑部在欢呼。而老范知道情况后,他叫得最响、蹦得最高,当即宣布,当晚用16个版面欢庆南通健儿一日夺三金的壮举。

这就是老范。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是个体育盲就不重视体育报道。其实,在他的统领之下,《江海晚报》的体育宣传在全国地市级晚报中声名鹊起、独树一帜。作为总编辑,他不可能是全才,但他知道什么新闻重要、什么新闻值得重视。

为了能更上一层楼,我跟着他数次前往北京、天津找晚报体育协会的领导商谈入会事宜。江海晚报终于跨进晚报体育学会这个大家庭。

在老范等人的努力下,2010年起,江海晚报具备了参加中国业余围棋界第一赛事“全国晚报杯”的资格。11年来,我们跟北京晚报队、新民晚报队、扬子晚报队、羊城晚报队、钱江晚报队等数十支传统强队过招对决,先后取得了个人亚军和团体第四、第五的好成绩。

2004年雅典奥运会,老范创造性地特约两位钱江晚报通籍体育记者为家乡晚报发来了大量前方一手稿件。盛会结束后,钱江晚报前方记者、后方编辑集体在江海晚报召开庆功会,使两报的合作走上新台阶。

2008年,北京奥运会,老范带领我赴京租下一套住宅作为奥运报道据点,派出了施亚、王全立、瞿亚楠、何家玉、郭小平、吴银华等一批记者;同时沈阳、青岛、上海赛场也有王广祥、何剑荣、房亚楼等记者驻守。庞大的采访阵容,似乎预见了南通健儿成绩的辉煌。

2009年,在范总等领导的申办和盛邀下,全国体育学会年会在江海晚报召开,南通第一次云集了这么多体育记者。一时间,全国数十家晚报对南通体育、南通美景进行了轮番报道。

2010年,范总破冰决策,派记者远跨几万里前往南非报道足球世界杯,江海名记黄俊生不负众望,在38天时间里,每天一篇两三千字美文见报,几个月后结集出版。那天在鸭绿江边举行的南非世界杯报道总结表彰大会上,北京晚报领导、全国晚报体育学会吕会民会长一手举着新鲜出炉的《浮光掠影世界杯》,一手敲着主席台说,这一次,你们哪家能跟江海晚报比。

老范的重视,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体育记者、编辑,他们的新闻作品屡获全国、省级大奖。

我曾说过,南通体育现象里不能少了王全立的体育新闻成就,对地市级晚报来说,他的成绩是极其卓越的。作为体坛周报、新浪体育等顶尖体育媒体特约记者,他先后发表了数百篇重要体育报道,南通体育现象的对外传播,王全立是作了很大贡献的。他还被国际羽联授予功勋奖,当年全世界仅有5人获此殊荣。

## 1994,我们的世界杯

■ 陈永进

宋捷发来微信说,7月19日《江海晚报》即将出版第10000期,约我写点回忆文字。

“虽然纸媒风光不再,但我们的情怀还没有泯灭。”宋捷这句话让我动容。28年前,我们曾共同参与这张报纸的初创,而作为现任总编,他依然守着那份初心,耕耘在新闻采写的一线。

正如宋捷那个在圈内名头甚响的微信昵称,他向来不吝啬对他人溢美之词,也正是他的一次舟中偶遇,成为我回望10年晚报生涯最有成就感的桥段之一。那年宋捷出差南京,与一位手执《江海晚报》的同舱旅客闲聊。对方向他打听“陈永进”,说是对此人的球评印象颇深。宋捷感慨:“我做了这么多年记者,还没有享受过坐一趟轮船都能被人打听的待遇!”

就说说写球评那点事吧。那是一个财经记者的“玩票”经历,更是一份新锐报媒和一群年轻人的燃情岁月。

1993年9月,江海晚报创刊不久,欧陆足球联赛吹响开场哨,编辑部副主任吴盈约我为意甲撰写球评。虽非体育记者,但我单身汉兼铁杆球迷一枚,何乐而不为?从此开启每个周末看球码字的节奏,丝毫不去计较微薄的稿费都不够买一包“红塔山”。

转眼来到火热的1994年夏季,尽管“施大爷”没能将国足带到美利坚,我依然加盟了晚报的世界杯专版球评员班底,其中王全立、张坚和我三个同龄人,背靠背写起各自小组赛的球评。

晨昏颠倒、夜以继日的一个月里,我们赞叹萨连科、斯托伊科夫的超凡射术,更津津乐道“米拉大叔”“中场阴谋家”哈吉的绿茵传奇;我们为尼日利亚的青春风暴和保加利亚的惊天逆转欣喜若狂,也为埃斯科巴的惨死和马拉多纳的“服毒自杀”长久哀痛;我们在罗马里奥和贝贝托的庆祝动作节奏里心旌摇荡,也凝视着罗伯特·巴乔的寂寞背影而扼腕长叹……

虽不比韩乔生、张路、张慧德的意甲转播“三剑客”,但我们的“三人组”亦有看点。王全立以资料翔实和解析严谨见长,张坚笔触细腻且有武侠风,而我不乏灵性标题和丰富联想。意趣迥异的球评,为晚报读者观赛之余带去不一样的回味,这杯是碧螺春、那杯是热咖啡,再来一杯,或许是冰可乐了。

那是最后一个无眠的通宵。揉着熬红的眼皮、坐酸的腰,三人穿过走廊上刺眼的阳光走进我办公室,我掏出巴掌大的“三洋”采访机,摁下录音键,点燃一支“红塔山”。“我们随便聊,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缭绕的烟雾中,一个月来的绿茵风云渐次浮现,缤纷见闻、驳杂感受在脑海中翻涌升腾。你一言我一语,我们了无倦意、意兴遄飞,直到“咔嗒”一声,两面磁带都停止运转。

“你们赶紧回家休息,剩下的事交给我。”送走他俩,续上一支烟回放录音,整理出提纲,随即奋笔疾书。“整整一个月黑白颠倒的日子,在这样一个晴朗的夏日清晨就要告别。下一次,又要等到4年以后。在不知疲倦的蝉声中,我们痛痛快快聊开了世界杯的林林总总、里里外外……”从决赛观感到杯赛印象,从球星表现、战术趋势、裁判问题、各大洲球队的沉浮到哥伦比亚的枪杀案,3000来字一气呵成。

决赛当日下午,这篇对话体球评《说不完的世界杯》就带着油墨的馨香,随晚报“飞”向万千球迷手中。

对足球的热爱不只在笔尖纸上,两年后,我们用贾涛根社长特批的经费组建了“南通报人”足球队。我为球队挑选了自己钟爱的捷克队的球衣,并在胸前绣上一只纵身而起的豹子。穿着这套队服,我们这帮年轻人在一起踢了7年球。

也许是客串球评之缘吧,1999年年初,我受命主持文体部工作,从玩票华丽转身为专职。那一年,我们(周其寅、王全立、郭小平、施亚泽和我)连续3个月为读者盘点建国50年来南通体育事业的辉煌足迹,包车带数百球迷去八万人体育场为申花队助威,策划女足世界杯专版,携带最先进的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赴京报道国庆大典,驱车赴宁专访张慧德老师……那一年,我们齐心协力为晚报捧回一块“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集体”铜牌。

1994年到今天,在6届世界杯烽火明灭的轮回中,我从满头青丝到两鬓霜白。记不清多少回和友人在酒吧、宾馆、球迷俱乐部乃至街头烧烤摊看世界杯,却再无通宵看球写球评的经历。读着全立拍照发来的《说不完的世界杯》剪报,这一次,我没有为自己稚拙随性的文笔而汗颜,我只想说,青春真好。

愿我们的《江海晚报》——廿八正青春,万期再出发。



南通日报社足球队。(摄于2000年,前排左三系本文作者)